

黔南文艺研究室 编
祖岱年 罗文亮 主编

贵州民族出版社



都柳江风情

都柳江风情

黔南文艺研究室 编
祖岱年 罗文亮 主编

贵州民族出版社

责任编辑 元 华
封面设计 吕凤梧

都 柳 江 风 情
黔南文艺研究室 编
祖岱年 罗文亮 主编

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八角岩省府大院内)

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12.25印张 240千字

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500册

ISBN 7-5412-0054-9/I·17 定价: 3.20 元

目 录

姑婆的梦·····	韦丽娟 (水族)	(1)
竹林深处·····	石国义 (水族)	(5)
古榕情思·····	洪 茵	(8)
金色的端节·····	石尚竹 (水族)	(12)
卯节飞欢歌·····	石尚竹 (水族)	(16)
山葡萄·····	周 婕 (回族)	(22)
路·····	任 为 (侗族)	(25)
铜鼓声声·····	刘之侠	(29)
欢乐的洗澡节·····	菊 生 (水族)	(34)
迎宾曲·····	刘世彬	(36)
草木有情·····	潘世质 (水族)	(38)
晚霞融融·····	罗文亮	(41)
无字的情书·····	杨路塔 (布依族)	(44)
大山舞魂·····	王思民	(47)
绿色的诗笺·····	陈 年	(50)
桐花盛开时·····	韦安礼 (布依族)	(55)
失落在水中的秘密·····	原 林 (苗族)	(59)
南盘江风情·····	汎 河 (布依族)	(62)
布依人的桥·····	王廷胥 (布依族)	(66)
“六月六”歌场拾趣·····	唐世林	(68)
六月桥赋·····	杨路塔 (布依族)	(72)
假歌郎·····	郭俊明 郭秀斌 (布依族)	(75)

伤疤的记忆·····	郭俊明 (布依族)	(79)
腊达山寨“四月八”·····	汛河 (布依族)	(81)
神秘的七月半·····	李华 (布依族)	(85)
斗篷山寻兰·····	刘世彬	(88)
牙舟陶情思·····	杨路塔 (布依族)	(91)
火锅·····	刘世彬	(95)
独山盐酸菜拾趣·····	杨路塔 (布依族)	(97)
二月“翻鼓”·····	元华	(100)
苗寨木楼·····	龙岳洲 (苗族)	(104)
苗寨春碓声·····	冯耕	(110)
秋坡镜影·····	王思民	(114)
牛打角·····	谢从顺	(116)
高坡跑马·····	唐世林	(120)
铜鼓又敲响了·····	宋欣	(123)
帮墨寨吃新·····	刘世杰 欧阳发	(126)
甜甜的牛角酒·····	乙珠 (回族)	(129)
苗寨杀鱼节·····	罗盛奇 (布依族)	(132)
爬坡节抒怀·····	蒙启刚 (苗族)	(135)
唢呐声声·····	龙丽江 (苗族)	(138)
真情·····	曹正球	(140)
绕家木楼的黄昏·····	钟成智	(144)
快乐的山韵·····	黎汝标 (布依族)	(147)
闹门墙·····	祖岱年	(150)
神奇的洞窗·····	黄海 (瑶族)	(153)
吃“飞虎”·····	蔡中运	(156)
瑶山访鸟·····	黎汝标 (布依族)	(159)
瑶山追蜂·····	王思民	(162)
都柳江畔花炮节·····	谭良洲 (侗族)	(164)

故乡的风雨桥.....杨政模（侗族）（171）

都柳江船歌.....罗文亮（173）

象凤凰羽毛一样美丽的地方.....周隆渊（回族）（175）

都柳江畔.....潘世质（水族）（179）

江畔晨昏.....石国义（水族）（184）

重游小七孔风景区散记.....王巩汉（186）

龙泉边.....月波（196）

文峰塔下话今昔.....杨政模（侗族）（203）

匀城鸟市.....刘泽渊（布依族）（206）

呵！石板街.....汪凯（仫佬族）（210）

燕子洞探胜.....程显模 刘世杰（212）

神牛·紫泉·五色饭.....杨路塔（布依族）（215）

黑龙洞新景.....祖岱年（219）

仙人桥下雪花飞.....潘朝霖（水族）（223）

龙宫追“龙”.....罗文亮（226）

难忘的旅行.....文静（228）

十万千风情.....杨路塔（布依族）（232）

访邓恩铭烈士故居.....张巢（236）

红七军走过的边地.....祖岱年（239）

州庆话家常.....李华（布依族）（242）

那一双渴求的眼睛.....陈启栋（248）

生姜娘娘.....元华（251）

一番已是压千红.....刘世杰（254）

灯的冥想.....罗盛奇（布依族）（256）

水.....李华（布依族）（258）

美人鱼.....卢有斌（布依族）（263）

家乡的山泉·····	何世君 (265)
飘香的狗肉汤锅·····	董 一 (267)
云雾访茶·····	岱年 文亮 (271)
婚变·····	杨政模 (侗族) (276)
红叶簇拥占里村·····	葆 中 (279)
布依人的婚恋·····	罗文亮 (282)
布依歌·····	罗文亮 (288)
都柳江风采·····	老 五 (290)
花伞的遐想·····	潘世质 (水族) (292)
牯脏·····	汪 凯 (仫佬族) (293)
太阳正在升起·····	杨 格 (彝族) (295)
苗山月·····	胡 锐 (侗族) (297)
旷野交响曲·····	元 华 (298)
苗乡风情录·····	燕 宝 (苗族) (300)
打同年·····	潘光华 (苗族) (307)
花场“牵羊”·····	伍忠仁 (布依族) (311)
射背牌·····	赵 焜 (布依族) (313)
讨花带·····	文兴林 (苗族) (315)
苗族婚俗拾零·····	燕 宝 (苗族) (317)
苗乡摔跤节·····	黄达武 (320)
捕克克雀·····	张光俊 (322)
绕家风情·····	屠旭云 (苗族) (324)
布依族婚礼趣谈·····	祖岱年 (328)
瑶麓采风记·····	王鸿儒 (342)
青瑶婚礼·····	蔡中运 (346)
瑶山风情录·····	王鸿儒 (348)

侗乡年节.....	龙玉成（侗族）	（353）
端节纪事.....	潘世质（水族）	（357）
庄严的超度.....	郭 懋（布依族）	（362）
西江芦笙节.....	顾业才（苗族）	（372）
酒醉歌暖人.....	任 鱼（水族）	（375）
后记.....		（380）

姑婆的梦

水族 韦丽娟

在都柳江上游我的故乡，有好多好多杉树，杉树纵横交错的根总是埋在泥土里，茂密青翠的枝叶铺展开来，伸向蓝天，伸向白云。那不是很美的吗？而我的姑婆年轻时，却偏要把杉树倒着栽，将枝叶埋在土里，让那些又丑又细的根须裸露在外面。那多难看啊！

姑婆太苦了。

记得小时候，大约是从我打着光脚丫学走路时开始吧，每年的三月间，奶奶总是牵着我的手说：“走，阿娟，去看你姑婆种的倒栽杉活了没有？”于是我便跟着奶奶穿过窄窄的田埂和弯弯曲曲的小路，来到姑婆家。

姑婆家茅屋背后是一片青山，山下有一块草坪，是姑婆的后院。每年春天，姑婆就从山上拔下几株小杉树，削光枝叶，倒插在后院的空地上，然后就不断地浇水、施肥、看护。可那倒插的杉树偏偏不如人愿，三、五天后渐渐由青转黄，接着就枯死了。

姑婆先是对着那枯死的倒栽杉悄悄地哭泣。第二年，她又如法炮制，倒插几株杉树。就这样年复一年地种下，枯死，再种下，再枯死……从我记事起，姑婆约莫已四十来岁了，据说她是从年轻时就开始栽的。我总不明白她何以这样执着，这样不近人理？我问奶奶，问妈妈，她们的回答也总是那句话：“阿娟，你还小，不懂。”

后来我长大了，小学快毕业那年，经不住我的纠缠，奶奶终于告诉我姑婆为什么要种活一棵倒栽杉的原因。

这实在是一个很浪漫、也很痛苦的爱情故事，就象罗密欧与朱丽叶，梁山伯和祝英台的故事那样美，也那样惨。据说人的不幸大都是从爱情和婚姻开始的，姑婆的不幸也是这样。

姑婆年轻时，不仅相貌出众，而且是远近闻名的巧手。经她手绣出的围腰、背带，构图精致，色彩绚丽。那些花呀鸟呀简直栩栩如生；她还织得一手好布。这使周围寨子上的姑娘们都望尘莫及。做姑娘时，姑婆最喜欢唱歌，百灵鸟似的嗓音，吸引着很多英俊的后生。也就是这美妙的歌声，使她在那次“卯坡”上对歌时，结识一个叫潘群的小伙子，在相爱中他们私订终身，发誓永生永世不分离。

潘群回家要母亲请人去提亲，他母亲不免忧心忡忡。潘群的父亲早逝，只留下体弱多病的母亲和三个幼小的弟妹，家境十分贫寒。哪来钱去提亲呢？

姑婆把同潘群相爱并私订婚姻之事向家里公布后，惨遭一顿责打，并被看管起来。父亲还冷酷、专横地说：“要想同潘群成亲，除非你也能种活一棵倒栽杉！”

奶奶又告诉了我一个故事：传说很久以前，有一对水族青年男女生死相爱，寨老知道后，说他们违犯了水族的婚姻传统，要将他们活活拆散，否则，就要丢下深潭喂鱼。那一对青年好可怜啊，他们爱得那样深，那样难分难舍，他们向寨老苦苦哀求。寨老最后刁难说，如果他俩在五年内能种活一株倒栽杉，就允许他们成亲。两个年轻人怀着这一线希望，一年，二年，三年，四年……他们忠贞不渝的爱情终于感动了土地菩萨。在土地菩萨的帮助下，第五年春天，当万物复苏的时候，他们种下的倒栽杉成活了，两个年轻人也终于结成夫妻，白头偕老。

传说毕竟是传说。可姑婆的父母却沿用这古老的传说来刁难

女儿，而且只给她一年时间，如果到第二年她种不活一棵倒栽杉，就按照水族“姑舅表婚”的传统风俗，把她嫁给舅舅家的大表兄。

那年，姑婆真的种了几棵倒栽杉。她种下的不仅仅是几棵树苗，而是对爱情的忠贞，对未来的憧憬，对恋人的一片赤诚。

那棵倒栽杉没有成活。第二年腊月，姑婆被送到舅父家，嫁给了好吃懒做、不务正业的大表兄。近亲开亲，姑婆接连生下两个畸形弱质的儿女。

姑婆是个很要强的人，她始终默默承受着生活的艰难、命运的不济，毫不懈怠气馁。她仍旧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舂米磨面，然后到厨房做早饭，侍候完丈夫儿女的早饭，又开始忙地里的农活劳作。从放水泡田、犁田插秧到庄稼收割都是姑婆一人承担。每当夜深人静、家家入睡时，姑婆还在纺纱织布，唯有一盏昏浊的油灯和嗡嗡的纺花声，伴随着她度过许多漫长而凄凉的黑夜。

尽管命运如此作弄，试图种活倒栽杉的愿望始终未能在姑婆心中泯灭。

与潘群的爱情被活活拆散了。人可以被分离，但心却不会死。婚后，姑婆老是无法忘记倒栽杉——那决定命运的树。是为了赌气，或是为了对命运的一种抗议，她从婚后第二年起就接连不断地种倒栽杉，当姑婆从山林挖回杉树幼苗，在草地上刨一个大大的坑，把杉树幼苗栽进去时，她仿佛种下了一棵新的生命。这是她的梦想，她的希望，她失去而不再复得的青春……

每晚，当月亮的银辉浸润着恬静的大地，姑婆也象传说中那样，提一桶米汤来浇淋白天所种下的一株株幼杉。尽管姑婆看着栽下的杉苗都先后一棵棵死去，心里不免痛苦与失望，但又不甘心，总是把希望寄托在下一株幼杉上。

一个月黑风高之夜，喝得酩酊大醉的丈夫不慎坠入山谷。丈夫死了，给她留下的是沉重的债务和两个畸形的儿女……

外婆没有因生活的艰难而失去她执着的追求和希望。她常对我说：“阿娟，我要栽活一棵倒栽杉，但每次栽的都死了，我已栽了二十年，可还是要栽下去！”

我没有等到看见外婆种活的倒栽杉。小学毕业后，便随父亲进了城。念高中时我只有几次机会回老家，也去看望过外婆。外婆家后院变了，她已不再种倒栽杉，农忙和家务之余，盘弄些花草草，搞花木嫁接、果树栽培。我最后一次去时，正值盛夏，那与昔日大大的草坪，被一蓬蓬翠竹环绕成了院子。整个院内栽种满了各式各样的花卉。有蓬勃兴旺的扶桑，玲珑碧透的米兰，苍翠嫣红的石榴，娇艳的杜鹃，清香的茶花……院子的一头，密密麻麻放满几十盆盆景。有苍劲的古柏，有盘根错节的榕树，有碧绿温柔的万年青，错落横斜，清新淡雅。或嫩黄，或淡紫，或艳红，或墨绿，构成了一个色彩缤纷的花的世界。

我惊讶地问：“外婆，不种倒栽杉了？养了这么多的花？”

外婆语气惆怅地说：“那倒栽杉成活要靠天意啊。”接着她又激动地说：“花不算多，我没经验，怕侍弄不好，就没敢多种。”外婆的脸上漾出笑意，我分明看到已经有一种坚定的信念充注在老人的心底。

前不久，家乡来说外婆现在成了一位颇有名气的民间园艺师。她栽培的花卉在市场上销路极广，城里的花商都老远跑来向她订货，还签订了许多合同。外婆家的生活也变了，那茅屋早已拆除，砌成砖瓦房。

如今外婆用她的毅力、心血和智慧，充实着新的生活，补偿她失去的青春和爱情。这一切绝非神灵所能帮助，也不是种活倒栽杉所能改变的。

竹 林 深 处

水族 石国义

读报载，家乡出色的手工艺品——水竹凉席近年来蜚声中外。

这令人兴奋的消息，唤起我心中那一幅清凉的画，那一首绿色的诗。

今年仲夏，炎天流火，暑气蒸人。我慕名走访了地处都柳江上游的凉席产地——水竹寨。

一条青石板小路，斜斜地通向那围着绿竹的寨子。寨口，两旁的竹林上连下分，就象绿色城堡的城门。

刚迈进“城门”，我立即感到有一股透凉的风，从竹林中浸淌出来。

这是一股什么样的风哟？

这是一股和水竹与生俱来的风。它夹带着湿润润的水气，清凉而不锥人肌肤。

我本来唇焦舌燥，汗湿涔涔，经这风一浸，立时变得爽快多了。烈日下常有的烦闷被驱除了，仿佛连心灵深处隐藏着的那一丝人生忧怨的尘触，也洗涤得荡然无存了。

骄阳下，竹林里边竟然是一个朗朗的世界。我沐浴着绿色波光 and 凉润的清风，踏着干爽的竹叶信步走去。路两旁，那一根根秀美的水竹，密密地排列着，悄悄地生长着，就象千万个娇小而羞涩的水家少女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地站在一起。

我在这令人心醉的林中穿行，终于发现在那绿色深处有几间干栏式的木屋。晒台上，放着一堆堆破好的竹片。啊！驰名中外的民族工艺品产地就在这里。

我信步登上木楼。

屋子里，满是竹屑的清香。一群少女，身着水竹绿的裙裳，拨动着竹片哗哗地响。大概是已经司空见惯了来访者，所以我的光临，并不影响她们的生产作业。我走到一位坐在马凳上刮篾的水妹子面前，她抬起头，朝我睁着水灵的双眸，矜持地抿嘴一笑，算是对来访者致意。她的手不停，动作很利索，左手拈紧月牙刮篾刀，右手捏着按在刀缝里的两片篾头，“刷”地抽了出来，篾片高高扬起如雏燕展开羽翼。篾过处，月牙刀口绽出一团团嫩黄的竹绒花絮，飘撒出湿润的竹香。经她刮过的每一根篾片，宽窄厚薄都是一般整齐，色泽鲜嫩清新。

然而，这篾片送到编席组里，更是见得它的妙处。

编席组的一群妹子，蹲在地板上织着经纬。她们伸出长长的手臂，如排练柔姿舞似的摆动着双肩，手指尖儿急雨般地拨动篾片，发出丝乐般的音韵来。这群水妹真象要把水族山乡的灵秀都统统织到竹席里去呀。

我拿起她们织好的一铺凉席，细细地欣赏。那工艺精致极了，编织缜密得漏不出一丝儿亮光，寻不出一丁点儿瑕疵。传统的民族花纹图案，在朴实中呈现风采，清淡中显出神韵。质地柔软而又富有弹性，折叠卷筒小如轴，铺开平展不留痕。手一触上去，既清凉又光滑。真不愧是夏季睡垫的俊物。

啊！随着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开放，民族工艺品的日益商品化，这批“生在青山人未识”的水家女儿，曾几何时用水竹这个山沟里的普通资源编出的凉席，竟然走出神州，进入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东海南洋诸国。她们上应天时，下承地利，在这青竹里找到了真正的人生价值。这难道还不令人叹服么？！

黄昏，水竹林罩着一层烟一般迷离的雾霭。我告辞了魅人的水竹林，告辞了魅人的编织民族工艺的巧手们。竹林里那悠悠的晚风，为我编织着乡思的无边之网。我在挣不脱的密网中跌跌撞撞，如醉如痴……

古 榕 情 思

洪 茵

贵州有许多佳木，锦屏的十八杉、赤水的楠竹林，都留下我的情思和梦魂；至于梵净山的珙桐、宽阔水的桫欏、道真的银杉，更是希世奇珍。然而更能牵动我的心魄的却是盘根错节、枝干遒劲、浓荫蔽日的榕树。

最早结识它是在1958年。我参加一个民间工艺品征集组到三都县，这里有许多榕树，可当时并没有引起我的特别注意。后来我们沿都柳江而下，到了榕江。啊，榕江，那条在榕树夹道相迎、浓荫相伴下的江，一下摄住了我的心魄。为了访问一位侗族剪纸老艺人，我几次过江去车江寨，每次都在江边那座榕树林里陶醉得难以迈步，索性坐在树下小憩。有一次竟然同几个送亲回来的侗家人，在榕树的浓荫覆盖下摆谈很久，几乎把一切都忘了。然而，更令我兴奋不已的是榕江县城里五榕广场的那五棵巨大榕树，它们簇拥在一片面积不大却十分有名的广场上。1930年4月底，红七军攻占榕江城的第二天，在这里召开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军民联欢大会，这是贵州劳动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第一次庆祝自己的节日。就在作为历史见证的老榕树下，我从一位老人那里记录下一首歌颂红军的歌谣，记得歌的结尾是“千辛万苦的张云逸，翻山越岭、不辞劳苦、创造革命、为民除害大有益，大有益。”它表现出人民对旧社会的怨恨和对新世界的向往与追求。后来去从江，我也见到许多榕树。八百贯洞寨头的那株古榕，不

知在多少个晨昏月夜，听歌师弹着琵琶演唱《珠郎娘美》的叙事歌。那些榕树大都是孑然一身，老态龙钟地依偎在村寨外面的风雨桥边。

自然，我知道榕树的故乡是那炎热的南方。福州不是名叫榕城吗？在山水甲桂林的阳朔，旅游车不是专门把我们带到一棵千年古榕下留下赞叹和拍下一张珍藏着美好记忆的照片吗？在广东、在海南，不是更多地覆盖着榕树的绿荫吗？也许，它们那绿得发亮的每片叶子上都缀有一个美妙的故事和青春的寄语。而我却偏爱这和我一样远离故土，勇敢地来到新天地开拓、扎根，历尽风雨，终于顽强地生存下来的贵州榕树。我的这种感情长期以来蛰伏在内心深处，连我自己也不明白，突然间躁动起来，使我也吃了一惊。

这确实是很偶然的。最近，我因为民间文学集成工作又到三都水族自治县去，陪我去的是黔南州的老祖。他对三都很熟悉，对那里水族的分布、支系、古老的风习了如指掌。当我们走过城边横跨都柳江的大桥时，他指着桥头下面两棵巨大的榕树要我看（我以前却没有注意到）。从桥上看去，这两棵榕树并肩站立在江边，它们粗大遒劲的枝干一直伸展到大桥的上面。他告诉我：以前，这里还没有修大桥，泊在江边的木船，在江边洗衣、唱歌的水家人，完全被这两棵颈臂相挽的榕树覆盖着。人们说它们是一对夫妻树。从前有一个哎赖^①家的女儿，爱上了一个在江上打鱼的穷后生，她不顾父母的坚决反对离家出走，与心上人结为夫妻，不久就被哎赖派人把他们捉回来，捆绑在这当时还很小的两棵榕树上杀害了。这对情人的血浇灌了这两棵榕树，使得它们很快就长大了。它们的根在地下紧紧地纠结在一起，它们的枝干也互相拥抱，难舍难分。人们说那株长得略大些、结的果实少而味酸的是公榕树；那株长得略矮些、结的淡红色果子又多又甜的是母榕树，是那个美丽、勇敢而又多情的年轻妻子的化身。也有人说